敬事草

敬事草卷二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到任疏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沈一貫謹奏為感激隆恩恭陳謝悃事臣於本月初六日見朝初九日恭候面恩遭遇免朝隨該内閣照例題請

到任奉

聖旨是著即入閣辦事欽此謹于十一日午門前

謝恩即到任辦事訖伏念臣本無學術幸有遭

逢拔侍經幃日荷光華之盼聽歸于舍時承駢渥之恩方慙頂踵之無酬更荷腹心之見寄播明廷而渙號馳節使以趨行若此隆施眞踰愚分將圖報稱敢不拜承恭惟 皇上躬乾至剛御豐永曆四方多事獨廑淵蛸展轉之思衆正彙征未覩明良喜起之効固臣子分憂分事任怨任勞之日也望主張于上容臣等宣効于下合精神意氣之交以通隔礙布公平正大之體以定紛披以深思遠慮請諸邊以廣愛深慈安

百姓庶竭區區之願以酬眷眷之懷若為身名之私莫逃天日之鑒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上

原缺

乾清宮災自陳疏

奏為因災自省佐理無狀懇乞　聖明特賜罷免以重政本事本月初九日伏遇上天示儆乾清宮災臣等屢奏　御批一則曰乃朕失德一則曰是朕之咎言言痛切無非罪已之詞蓋皇上敬天勤民之心素勤于昔而恐懼修省之意感發于今乃臣目傷殊變口誦明綸省已多愆容身無地即未加罪詎能自安伏念臣本以譾劣久遯山林遭逢特奇遇蒙超置不自衡量

妄意馳驅今一歲所矣　皇上學二帝三王之道而臣無格心之功　皇上圖駕漢軼唐之治而臣無匡時之略議論迂闊而莫裨誠意微淺而罔孚以致群策廢而不收輿情湮而不達天工多曠天意多違頃歲以来諸告疊見天鼓鳴火光動旱乾水溢之虞相仍于奏牘至于禁籞之内地震有聲今春風霾四塞歲星逆走太陰朝蝕而鬱攸之厲遂告譴于寢宫矣此百年所無之大變也變不虛生天當實應而樞機之人

原缺

催行取及補科道官揭帖

臣陳于陛沈一貫題昨日臣等出閣到朝房接見吏部左侍郎孫繼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衷貞吉左副都御史張養蒙皆言科道缺人未有如今日者行取一事不容再緩六科中見在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此外守科僅有四人簽三道中並無一人掌印只得借巡視京營御史一人暫帶其外止有巡視光祿一人巡視五城三人夫以科道緊要兩衙門而見在止有此數

人空虛之極一至于是綱紀豈有不廢弛乎往時科道滿朝尚不能無奸回汙暴背公行私竊權亂政之輩寥寥如此作奸犯科何顧忌而禁戢也今行取命下尚慮其晚蓋奉旨之後猶當查發訪單行文徵取不五六月不得考選考選之後御史試職三月方得實授欲得其力尚須展轉一年臣等竊以為行取之旨不當一日遲也先該部院憲臺省已人查有告假起復者催取前來乃數日前給事中羅棟御史馮應鳳趙

標到部題補原職又未發下夫來而不補則人益不來而官益少矣原任都給事中邵庶待補踰年題補禮科未下起用劉為楫等數員亦未賜允夫人臣之義貴于趨事急公奉職守法不許其偃蹇久卧於家今不收録恐漸啟避事自便之端而不以尊主趨朝為急竊謂此數臣亦宜俯從補用吏部又言科道缺不補則中書行人推官知縣等缺不出而選法益礙職掌所關不容不請伏願留神覽察一聽納閭而所以弘

敷德意明肅紀綱收録人才修舉政事諸美皆在矣臣等不勝惓惓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上

原缺

救御史曹學程揭帖

方今朝事闕失不少臣不敢一一固諍蓋謂得失參半之間也若曹學程之獄則大傷國體大累聖德臣不敢不言　皇上罪學程豈非以其妄言耶學程誠妄言但自古雖堯舜之世不無妄言之人今一妄言而罪之至斬此自古所無非盛世所宜有　皇上臨御之初豈無妄言之人止于不用而已自數年來或罰或降或黜或戍亦已甚矣又可坐之以殺乎古語云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文云與王賞諫臣殺諫臣未
有不亾其國明訓如此可不惕然令中外人心
切切惶惶頟一轉移無非忠愛誠懇之意也臣
等于學程何私而敢為彼請命哉惟略其過失
曲加原赦非一御史之幸乃國家之幸

請許套虜求欵揭帖

題前月二十八日臣志皐臣于陛皆因病註籍

臣位偶感風寒暫回私寓調理獨臣直閣該文

書官史賓發兵部覆議虜求欵一本臣即恭擬

票進至今未蒙批發盖邊機重大也但臣擬票

之意亦不敢輕玆敬一二披陳之臣惟本朝天

下所取之虜虜之怨心無日無之嘉靖間虜萬

騎至都下九門戒嚴三日始去終嘉靖之世無

一歲無虜患　世廟為之終夜遶床不能安寢

隆慶間天幸俺荅以愛孫來投之故邊臣處之有策貢款之約遂成至今近三十年而三易虜王恪遵前搘烽燧少警邊民得生此國家莫大之利也止因邇年朝議相攻好立異說故有罷款主戰之論乃今邊臣雖竭蹶從事時有斬獲然軍士之損傷者不知幾何馬匹之耗亾者錙餉之糜費者不知幾何沿邊男婦之殺傷者產業之荒蕪者又不知幾何以國家之兵計財計言可為寒心以邊方之生靈性命言可為痛哭

原缺

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以示優眷照例與祭差官

造葬還加祭一壇仍給夫船應付回籍該部知道

妻亡加恩謝疏

奏為感激殊恩恭陳謝悃事臣頃因妻故乞假治喪并請䘏典奉有

俞旨隨蒙欽遣文書官盧受齎到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新鈔一萬貫齋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臣謹於私寓焚香叩頭祗領訖切念臣仰受隆施未申寸報遽遘亡妻之戚因祈暫告之恩何幸天心俯從人願許輟絲綸之直俾伸哀絰之情復厪憫惻于 宸衷申錫駢闐于望外精粲

分珎于禁廩縷麻出簏于尚方重楮精鏐寶氣蔚其揚采長纚紱裹天機燦若呈葦馳中使以傳宣即私居而賻慰更訴故典超霈殊恩芬芳已巹于君燕萬載益加籩之賜封樹既仁乎枯朽尤勤命使之行且憐歸路之遥特給傳符而去竊念臣妻以裙布荆釵之賤糟糠井臼之微生累拜乎榮封溢踰已甚没侈叨乎異數銜結何言信　聖主之軫念臣私同慈親之過憐愛子居災猶福被寵為驚感激難名涕淚俱下儻未

原缺

請補吏部堂屬疏

奏爲敬陳政體緊關要務乞 賜乾斷以光
聖治事前者吏部尚書員闕已經奉 旨再推
近日侍郎孫繼皐被論已經屢票恭進臣等又
具揭屢請未蒙 批發竊惟人之可用可舍當
去當留簡在 聖心總候獨斷臣等即不敢妄
預惟是官不可闕乃政體所關治忽攸判此群
望之所最迫者臣等何敢不言蓋 朝廷之所
恃以分理四方共襄庶政者全在内外大小官

員各得其職而內外大小官員所以銓敘得宜黜陟有次者全在吏部有官以為之統轄也天下無官朝廷雖有法度不能自行於下矣吏部無官天下雖有人才不能獨用於時矣故用人天下第一緊要事吏部天下第一緊要官也若吏部官有徇私受賄不公不法與夫放肆怠惰不勝其任者進退之權操於朝廷何難于黜其不肖者而用其賢者茍因其人之不稱遂謂官之可虛誠所謂因噎而廢食非治天下之道矣

今吏部掌印無官四司諸務停閣昨冬十二月大選遂致罷廢臣等連日見候選諸人自進士舉人監生吏員人等數百人紛紛咨嗟號訴具言官有大小皆替朝廷出力而某等困守出身或至數十年始望一官廢棄不收情極可憫又有內外官員待補　闕下其人之多不下六七十其時之久或至一二年每來見臣叩問　明旨何日當下京師留米僕僨費用不貲又責臣等特不肯轉聞于上耳儻聞于上　明主至仁

至聖豈不為其等一動容體恤乎至于內外行
取官員積俸年深致令舊者不陞新者無缺咸
睊睊觖望之甚况臺省差遣十分缺人猴鼠豺
狼置而不問神奸弄法大盜殺人朝廷憲法從
此大弛是不當一留 聖念乎各處司道郡縣
官員懸缺未補者甚多錢糧詞訟莫適主管代
署者苟簡推諉護印者閉門高卧以致吏胥虎
噬百姓魚爛是不當一垂念乎凡此數者總因
吏部無官事事停廢以至此極臣等今不憚煩

原缺

經理朝鮮疏

奏為攄陳經理朝鮮事宜以備　聖明採擇事
竊見倭入朝鮮以來　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封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絕于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顧師雖當出而用兵方略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言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佳兵不祥易動難靜國家之力專于一隅

脫四夷內外復有蠢然而起何以應之前者屢奉 明旨勅朝鮮自行修備中國決無數千里轉餉為屬國防禦之理令朝鮮既不自強而必恃我以為強倭去復來知我虛實亦必念前計之未工加後謀之益狡非可以虛聲下偏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絕僥倖之意多官所議但詳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於戰守機宜進止緩急尚多闊略或欲搗釜山據全慶守鳥嶺恐有輕進玩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綠屯寬

貞恐有隔遠遲誤之患臣等以為兵欲爭利當為自固之謀為白固之謀先當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𢬵之基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戰則必能制勝守則必其無敗我欲戰則戰非人可迫之而戰我欲止則止非迫于人而止其峙如山其聚如淵如此始為萬全無憂之計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為王京鳥鎖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務使則遣輕兵而趨

利與倭决勝務不便則虎踞此處足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横逸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為巡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中國之人欲以功名自見于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從者聽就中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署各處為之長帥即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教之以漢戰變其偷惰之風作其敵愾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廣樹蓄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資軍興一年之後

本地之錢粟可以為餉本地之士民可以為兵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本地之威力歲饒一歲但資以火藥利器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于朝廷直待夷氛悉淨然後議撤如此則賊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景附嚮從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國而藩籬可厚倭奴可驅矣中國之大無難于一倭所難者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艱而人馬敝彼為主我為客故也今倭屯釜山數年且耕

且戰已握勝籌吾不能然第欲以　旦之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倘因糧于朝鮮而不我繼求戰于倭奴而不我應一乘吾敝禍不可言即善能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惟倭有屯畜吾亦有屯畜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益以朝鮮諸道之力乘瑕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益已不為退計矣況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

當倭之徒步以吾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制于我開平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次第取慶尚忠清黃海等處而屯守之又如前法日逼月削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為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為暫計而若不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動以滅此朝夕為言徒求快心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明示德意不責捷於旦

夕之間而經畫長久島嶼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島嶼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知勞倘朝鮮人不為吾使朝鮮財不為吾用又須更奏別議勿誤大事庶奏全功也既定此策即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于陸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可以通朝鮮之黃城島涉釜山而規對馬此為良策當急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

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少山嶼無棲泊所且船各有宜宜于南者不宜于北以示不習之卒涉波濤之險又經萬里之遠大是危事若從內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便穩計登萊舟雖不能猝辦從今議造亦未為晚又今言兵者動稱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盡市井少年耳虛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苦體力之强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械戈甲之利本為

制倭設者不可不循倣而用彼方老將猶能言之臣等以為招南兵不如求南將以南將教練與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長久之計也昔趙充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師伐魏則屯渭濱羊祜圖吳則屯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蓋以兵非嘗試之物不得已而用兵則當老成持重長算而行之令忠獻滿廷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可

無采伏望　勑下兵部再加酌議施行　奉
聖旨朕念朝鮮屬國藩籬豈宜輕棄但用兵重大
遠征轉餉事勢甚難心切思慮覽卿等所奏帝王
之兵以全取勝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動中機宜
始為萬全無疑之計深合朕意具見忠猷為國誠
可嘉尚這所奏內一應事機着該部便看議來說

救本兵揭帖

題頃者東封不成石星被論憂憤成疾屢疏求去未蒙　皇上乾斷中外人心輒多疑言夫人臣謀國不効固難逃罪但星本意原出忠誠惟欲省餉息兵以封了事不覺過信沈惟敬之言而至于此然二三年中亦未嘗耗糜錢糧損折兵馬但未成功不可言罪也伏想　聖心慎重盖深鑒其為國勤勞不可泯没優禮大臣宜全終始誠帝王盛德事凡在臣下皆當仰承但揆

今時勢星既為衆所攻一日不去則一日不已必將造設難明之言多舉不根之語以為星累則留之適以害之而後來之人又皆以星為鑒誰肯出身為國家擔當大事者臣愚以為不若早賜
恩綸令其致仕仍明諭在廷不許復行攻擊員缺乞于會催六臣中早點上緊籌畫兵機毋致悞事謹擬一得密以上聞因擬諭旨一道附進 丁酉三月初七日 三鼓
是時聖意淵深于石若春若否外廷疑

上不欲去之有為輿主者在也余以為善
去之則兵寄早有歸而國體亦無損卒之
不然渠逃死愈切為計愈左冊濡遲則朝
鮮必失幾壞大事至下 獄後愈益左矣

皇長子冠婚揭帖

題近日禮部疏請　皇長子冠婚大禮臣等查得　大明會典　皇子冠禮年十二至十五舉行婚禮以十五十六為期今　皇長子年十六矣揆諸典制不可更緩若不預傳端恐愆期且冠服儀物等項宜早造辦而民間女子待年至十五六者甚少選擇賢淑尤宜及時也謹擬傳帖上進具題以聞　萬曆二十五年

原缺

止尹英請沒官鹽引揭帖

題今日發下金吾左衛副千戶尹英等一本為瀝濯丹衷捐軀報國少効大工以盡鄙忠事內稱揚州沉匿沒官鹽引請逐季挨次副搭變賣一年可得銀六萬兩進獻臣等竊惟我　朝鹽法專備邊餉國計所關莫此為重累朝之講畫諸臣之條議取盡錙銖無遺策矣大約欲其上不虧　國下不病商則法可久行而不廢一經變動必致商賈不來國課減額蓋商人先納糧

草於邊然後許其給引賣鹽後以積鹽過多掣單有限鹽日堆積而商利日微加以餘鹽新增以致正課益壅鹽法之弊今日爲甚若没官鹽引可以副搭則巡鹽御史久宜舉行不待尹英之請矣奸商惟圖自利故求越次搭單狥其所言恐壞大法大抵鹽之委曲非頃刻所能盡談商之謀利則百計必求巧中今特一面之詞豈敢遽謂可行所以前票擬下户部看議若果可行該部必能仰體 聖心以裕國用備事體有

礙亦望曲諒俯俞庶幾成法不廢壞遵計不虧

損伏望　俯從仍照前票茲竟寢不行

原缺

心永懷敬畏上遵　祖宗之成法內奉　聖母之歡顏時時以愛人為實念念以勤政為常則轉災為祥之機端在於此若禮部修省事宜亦不可廢尚是彌文恐不足感動上蒼其一切寬恩致和條件容臣等與各衙門詳議具奏　聖心默轉則廟社延禧臣等不勝懸望之至所須諭札尊藏閣內謹具回奏以聞

題今日火災異常三殿告燼逼近　宸居臣等躬趨寶善門伺候禁密不敢前進心懸　聖躬

不勝惶惶伏望　皇上相度機宜珍重趨避所有各衙門撲救員役皆已齊集臣等身在督率惟是大內不能趨視援救人員俱不敢進臣等謹率文武百官向火叩頭祈禱又詣玄帝祠前叩禱以盡區區之誠臣志皐亦勉强扶病至午門外托臣等轉奏奉

聖旨上天示警異常朕在宫中精誠祈祐各處分布援救覽卿等再奏欲面問慰且又督率群臣員役叩禱撲救具見君臣一體交修之義朕知道

了面慰免

題令日火勢由西北至東南旋轉延燒將及內閣內閣與承運庫相連得內外諸臣竭力營救令內閣西制勅房三間二披俱被火焚內貯近年常行文書取出見存遠年稿簿在高閣封貯者因火勢緊急不及搬取其內閣中堂東誥勅房房屋及所貯書籍幸賴保全謹具題知

題令日　上天仁愛火災示警臣等伏念　皇上祇承天戒兢惕不寧本欲面慰萬安緣奉前

旨不敢園請外謹率五府六部大小九卿諸臣
恭詣仁德門外行叩頭禮少盡臣子惓惓瞻依
之忱謹具題知萬曆二十五年

條列修省事宜揭帖

二臣題昨日火災初起歸極門由西北而東南頃刻煨燼臣等督率文武諸臣及兵工京營五城等員役隨處撲救登高遠望見火勢直逼宸居內外阻絕傳聞異同恨不能飛身馳衛豈勝惶切後聞燒至隆宗門辛巳救熄臣等心尚未安及見遣司禮監官孫暹等出救文華殿始信聖躬萬福蓋此一災天既大燬以警悟 皇上猶遣百靈以擁護 皇上是所厚望于 皇上

者不淺而　皇上之所以仰荅天心者不可緩矣漢儒董仲舒有云人主失德則天必出大災異以譴告之此天心之仁愛人君也古之明主見時無儆戒則曰天豈忘我哉其祗畏天戒如此夫人主不召和而至于召災已為拂天既已召災而猶不能修德則天益厭棄而災將益重往往淪于亂亡而不可救今午門之內自朝堂直至寢宮一望遼空瓦礫滿地深可痛心在祖宗時雖間亦有灾而未有宮灾殿灾接年疊

至如今日之大者非政治失中何以致此除臣等不職容各具疏辭免外而一念朴忠尤深有望于 皇上之轉移焉昨日恭捧 聖諭一則曰失德一則曰懼切臣等誦之泣萬行下臣等媿非救時之才今但博采内外群情鬱結不通甚者條列以聞誓不敢希名賣直欺罔聖聽且亦止是歷朝相因尋常故事而非甚高難行之舉在聖帝明王視之猶以為彌文而精誠感格之微尚有出于此外者惟望 聖慈特賜允納

勑下部院覆議施行臣等又思舊歲宮災天既示之一怒矣而朝政無所改圖至有益甚不堪之事故天又增加今日之怒既再怒矣而猶不省悛則他日之禍恐有不忍言者臣等前此不能竭誠固請已屬不忠至于今日勢窮理極安敢不言以貽無窮之悔且聖明之主可以理感輔弼之寄責在臣等不然臣等豈敢喋喋效流俗之煩瀆爲哉臣等不勝涕泣懇求之至謹題請旨一弭災之道在引咎於已施恩于

民先朝宮殿有灾咸須詔赦與天下更始今宜各部院開欵請裁施行 一上下交修可回天意天以此儆戒人主人主亦當以此儆戒人臣人臣各有分理之責不能奉行 德意甚有背公營私壞法殃民者宜須戒諭俾知省改 一聖躬至重固當靜攝但接見希少中外疑玩皇祖久不視朝三殿並燬以令揆之前後一轍竊想天心無非欲 皇上之勤政也今宜時御便殿引見大臣商確政務章疏即發無復壅隔

如人之一身元氣周流則百體無病此亦無妨
靜攝干 聖體不甚勞也 一親祭祀人君乃
神靈之統遣官代祭神必不歆前朝雖有間行
亦在宮中遙拜自今祭告 天地社稷宗廟望
皇上躬親一往庶幾神人交悅天意可回 一
中外人心所引領而顒望者在早定國本事久
不行人情鬱結 皇長子年已十六冊立大典
冠婚吉禮宜及時舉行以從人望 一中外大
小官員缺而未補者甚多官缺則事廢署印則

原缺

肆赦之時宜弘如天好生之德乞　勅法司將
見監諸犯及謫戍諸人酌情法之中當罪者從
輕當宥者釋放次第減等請俟　上裁則仁邁
成湯解網之恩德邁大禹下車之泣矣臣等竊
觀自古國家有大喜慶大災變事皆有德音赦
文與民更始萬曆初年亦皆行之惟是邇來十
餘年中久無恩澤詔書故寬大之意不彰仰望
之心莫慰臣等以為雖無災變亦當請之而況
天意如此豈可不思所以仰成哉伏惟特弘雨

露之慈以弭祲氛之咎寧過于厚以收一時人
心勿膠于常使人猶有缺望天下幸甚臣等幸
甚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上次日接出
聖諭覽卿等所奏悉見忠愛至意其事關朕躬的
已知道了須詔赦蠲逋負并戒諭百官卿等可議
擬來看選推應缺官員着該部擬推來用其餘的
知道了卿等亦思元首股肱之意愈攄忠盡任怨
任勞克贊化理共圖修弭且致灾之由咎在朕身
非卿等之失宜勉勵辦事不必又行陳辭以慰朕心

言礦店揭帖

二臣題昨日臣等條列事件非敢為冒瀆緣天
變異常人心洶洶　深居九重豈能盡知臣等
待罪股肱安忍坐視故擇人心顒望之切者一
一開陳以備　聖明採用今日文書官盧受捧
出　聖諭云云欽此俯納芻蕘不勝榮慶事關
聖躬者在　皇上必有洗心浴德之盛舉臣等
拭目恭俟不敢再瀆若須詔赦諭百官容臣等
開欵具稿進呈躡逋負及選推應缺官員容傳

示該部徑行擬議請　旨至于攄忠賛化任怨
任勞臣等搚竭犬馬以報　皇上大恩不敢有
負付託但其間有關係百姓困苦之甚臣等所
為汲汲效忠者惟皇店採礦二事昨所進言非
欲即請停止實欲調停于其間為善處之策使
上不虧國課下不累窮民竊以為必可行而無
疑也盖皇店採礦擾一歲所進為數不多而官
民賠敗之繁有什伯于此者加以奏官棍徒假
公濟私侵漁國課剥削民膏　朝廷但見其進

觧之來而不見其為害之大故臣等之意以為
採礦當責成于撫按店課當責成于部臣即據
見今所觧定為常額每歲徵進不許短少民間
免于騷擾剝削之苦則欣喜愛戴矣其視今日
愁苦怨嗟相去豈不懸絕若以差官可信撫按
部臣不可信則國家財賦千萬皆托地方有司
徵觧耳目衆多法度嚴密誰敢為欺其與無籍
貪利之徒漫無統紀欺罔侵隱者又豈不懸絕
一乎此二事臣等日夜思惟籌之至熟故不厭煩

瀆切切言之更望 特發明旨將差去採礦收店内外諸臣盡敢回京責令該部奉行嚴勅專責撫按部臣管領其事茲擬諭旨一道伏乞
聖裁發户部議行其自陳一節臣等奉職無效終不能自已或止令在京二品以上自陳三品以下及南京與督撫等官容臣等票擬止免以省煩擾使知 皇上體悉至意 御札謹尊藏閣中以昭今日 君臣一體交儆盛美伏候
勅旨

原缺

三廠災自陳疏

奏為佐理無狀感召殊災乞賜罷免以回天心以脩實政事臣聞家有幹子則父盡賴以彌縫國有楨臣則君遠資其直稱尸位而求夫工之亮拱手而冀萬事之理事何能就罪亦奚辭臣備員內閣者三年于茲矣碌碌無所建明容容但有虛糜微精誠以格主而天聽為高徵奇節以感人而時論莫許文奏盈前僅取轉發職務填委不過文字何能斡旋墜紀補綴闕衣轉民

生之戚而使之休振士氣之衰而使之奮然猶隱忍而不去則以有待為辭也而今無辭矣三殿之尊綱維人極上模乾象中應薇垣　皇上御之以奉天萬國瞻之以歸極虛而不朝乃繼以燬與兩宮之變僅逾期年靈戒孔嚴得無畏懼今既數日矣而臣經從其間見燼氛滿空瓦礫遍地不覺悲涕之被面而愧汗之浹趾也蓋臣雖云曆亦稱一柱一石之寄而柱石不任遂成大廈顛覆之虞此固臣當褫削衣冠之秋矣

原缺

停史館揭帖

題照得正史館原在皇極門左右兩廊今被火災書籍散逸官員人役無處安身合無將纂修事務暫行停止待修造完日另題開館謹擬傳帖一道伏乞
聖裁施行傳帖諭內閣正史纂修事務着暫停止待修造完日候
旨行　二十四日

原缺

請設天津登萊巡撫疏

奏為島夷未靖謹陳戰守事宜以圖全勝事連日接朝鮮塘報知東氛愈熾南原失守全州之民亦復奔潰不知楊鎬麻貴能屹然壁立出奇制勝為朝鮮作長城否方今救援之師取道遼東者絡繹不絕而在廷之議莫不以守天津登萊為內地計誠根本至論也然猶有可言者臣敢攄其一得之愚臣惟天下有必不能已之役則雖欲簡易有不得焉今救屬之手難措而震

隣之患孔棘則固不能顧惜錙銖謹守舊局已爲天津登萊計者但曰催督保定山東巡撫各移駐本地慎加防守臣愚以爲事權宜一不宜分天津與登萊同是一海不得分而爲兩兵氣宜揚不宜抑攻戰與防守本是一事亦不得分而爲兩若事權諉而不一兵氣頓而不揚終至于虛糜空費倭未來而吾已困又無救于朝鮮之存亾儻朝鮮竟亾則倭氣愈張而吾之爲防愈難矣今爲救朝鮮而至于萬里徵發從遼陽

原缺

屬之保定乎屬之總督與經理乎屬之山東保定則分屬之總督經理則遠今令其望天津登萊以為歸船有所繫而安餉有所出而飽置之則有所請而給進止則有所禀承節制而肅南望家鄉在邇其心易以縻內去中土不遥其需易以繼北拱京師甚近其情易以達三也欲餉朝鮮則舳艫啣尾費可大減又以舟師相翼而行無盜賊之虞四也蒼福沙民等船有能仗義出奇者地近勢便令其就此受成捷則為之代

題海內趨功名願報効之人可四面而集為助當多五也倭患一日不除此地終當置鎮就令芟除有次不宜遽稱無恙若老師不戰空糜豪士之氣惟時有捷賞始有盡敵之日今迤北擣巢狂虜為卻宜做此意行之于海以漸滅倭必此一舉如謂開府事大而且欲小試之必不能奏樓船之勳矣如謂省直地殊而仍欲兩屬之必不能壯率然之勢矣如謂沿海皆當備而斬言調發則昧先看之明矣如以進戰為危事而

止言固守是亦待斃之愚矣臣熟計其便似當出此始可以圖全勝之功而不能為國家憚更張惜費用也頃者懷隆兵備萬世德亦嘗為臣言之語意大略相似今日事勢有不得已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如果臣言不謬設立天津登萊巡撫一員專管海道戰守事宜或即移保定巡撫于天津登萊適中處所專一管理前項軍務庶令此軍與經理之軍相為表裏在總督亦有左右手之相應而聯絡要會共圖滅倭內

地之守在其中自無不固矣臣無任懇切仰祈
之至奉
聖旨卿言天津登萊設立巡撫專管海務以圖戰
守具見經國遠猷深合朕意該部即便議行併推
熟練兵事堪任的來看